

你见过最恶心的人是什么样子?

我闺蜜，结婚时和老公敲定了当丁克，如今她老公 40 来岁想要娃了，就在外面又找了一个。

我劝她直接找上门闹，结果人家不慌不忙，让我看了出大戏。

李瑾刚进门，鞋子还没脱，手包还没放，清扬就缠了上来，双手环抱住他的腰，小脸一扬，小嘴一撅，「你怎么那么晚才来？」似嗔却喜。

李瑾顺势亲下去，清扬却把脸别到一旁，撒娇道：「全世界你是不是最爱我？」

「那当然，我这不是把你捧在手心呢。」李瑾顺着清扬的耳根吻下去。

若是平时，清扬推脱两下，半推半就两个人就云里雾里了，但今天清扬却把脑袋一偏躲了过去，一本正经地说：「今天不行。」

「为什么？你来事儿了？」

清扬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李瑾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，「因为我怀孕了。」

「怀孕了？」李瑾重复了一遍，顿了顿，像是这喜讯太重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懵了。

但也只有一秒钟的时间，脸上立刻挂满了喜悦，把手包放在鞋柜上，拉着清扬来到沙发旁，「赶紧坐，赶紧坐，你现在是孕妇，不能老站着。」

清扬顺势倒在李瑾的怀里，「那你开心吗？」

「开心！当然开心！我要当爸爸了！！」

「那晚上留下来吃饭吗？」

「吃饭！必须吃饭！晚上你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咱们点什么！」李瑾拿出手机，先发了几条工作信息，然后打开外卖APP。

在李瑾看来，清扬长得俊俏声音甜美，还特别会撒娇，像小妖精一样会磨人，让中年不惑的他又找回了小伙子恋爱的感觉，所以清扬不会做饭的这个短板，也就不算短板了。

现在的姑娘，有几个会做饭的呀？

「可是我想出去吃。」清扬又嘟起了小嘴。



「养胎，养胎最重要，你就好好躺着。」李瑾一本正经把清扬放平了，还拿了个靠枕虚虚衬在腰那里。

酒足饭饱，等李瑾安顿好清扬，给她掖了被子，关了灯，再开车回到自己家，已经快 12 点了。

轻手轻脚开了门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李瑾的心稍稍放回心口，摸着黑来到浴室，仔仔细细把自己洗了一遍，闻了闻除了沐浴液没有别的味道了，才摸黑上了床。

刚闭上眼睛，悄悄噓了口气，一只手从被窝摸了过来，握住了李瑾的手，李瑾心里咯噔一下。

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」苏末带着睡意问。

「公司忙，你知道最近经营不好。」李瑾一本正经地回答，生怕苏末发现了他在外面偷腥的异样。

「老公辛苦了，怪我不懂公司经营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」苏末睁开眼睛，柔情地看着李瑾。

「没事，早点睡吧。」李瑾闭上眼睛，怕说多错多。

「周末是我初中同学聚会，你一起来吧。」

「周末啊.....」李瑾迟疑了，清扬刚怀孕，刚还闹着让自己多花些时间陪她。

「路总也来，公司不是总想和他合作么？他也是我初中同学。」

「路远征？远征集团的路总？」李瑾来了兴致。

公司近两年每况愈下，上游抬价，下游打不开销路，整个行业都很疲软。但远征集团却一骑红尘，李瑾一直想找机会与远征集团合作，但一直没抓手。

「周末我陪你一起去。要不要提前给路总准备点什么礼物？」

「都是老同学，带礼物反而生分。到时候我帮你说两句就行了。」

李瑾伸长脖子亲了亲苏末的额头，「谢谢老婆！」

2

就因为周末李瑾不能陪清扬，清扬闹了好大的脾气，李瑾从公司挪了一笔钱，送了一款最新的 LV 手包，才暂时稳住清扬。

公司的账面资金日渐缩水，清扬不是不知道，但奢侈消费的能力却越抬越高。

清扬拿着手包在镜子前换不同的姿势照了半天，「我的户口不是北京的，若是孩子生下来跟我落户，可就要回老家了。」

这哪是说孩子，分明说的是逼婚。不想爬正的小三，不是好小三。

但清扬也明白，李瑾结婚十多年了，自己攀上他不过半年，新欢就算再得宠，旧爱的情分也还在，逼婚还得慢慢来。反正自己肚子里有筹码，天下莫不成有亲爹不要孩子的？

「你放心，孩子户口我心里有数。」李瑾回答。

其实李瑾对孩子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当初与苏末结婚后，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闲暇之余，两个人四处旅游，逍遥自在，没有生孩子养孩子教导学习的烦恼，也挺潇洒。

只是时间长了，又上了年纪，时不时就会有一种突然的空虚感袭面而来，这个时候清扬出现了，像一泉活水，竟还有了孩子，生活真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。

周末很快到来，苏末把自己打扮妥当，又替李瑾收拾了一番，运动休闲中透露着成功商务人士。

饭局定在唐韵餐馆，古香古色的中国餐厅，苏末和李瑾进入包厢后，苏末立即被女同学团团围住。

「苏末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年轻！简直逆龄生长！」

李瑾顺着女同学众星拱月的方向一打量，若是女同学不提，他都没有发现，自己啤酒肚、眼角纹、谢顶，奋力抵抗着中年痕迹，但苏末却依旧像二十多岁的姑娘。

「所以说，女人就不能生孩子！你看在座的都当了妈了，天天辅导孩子写作业鸡飞狗跳哪有时间再收拾自己！」

「在座也有没当妈的，」有人努努嘴，冲着沙发那边，「清扬不就是么。」

李瑾心里咯噔一下，不是这么巧吧？顺着方向望过去，沙发上含情脉脉看着自己的女人不正是清扬！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以前

怎么不知道她和苏末是同学？

李瑾赶紧把脸转过，努力融入男同胞的队伍。眼角余光瞧着清扬，她可别做出什么惹人怀疑的举动。

女同学聚在一起，除了聊自己家的老公、自己家的孩子，就是聊别人的八卦，有人悄悄说：「那个清扬，小时候不是就勾搭男同学么？怎么到年龄反而单身了。」

「就是就是，还记得初中的时候，不仅和班草传绯闻，还和校外的小混混纠缠不清！」

「那小混混也是够意思，一封信送到校长办公室，让学校好好管管清扬，别小小年纪就学着劈腿，还扬言这样的女孩没人稀罕，他拱手送给班草，可惜不是完璧。」

「气得校长开大会通报批评，但是又不能说得明白，省得同学们都不学好！」

「说来也怪，咱们班原本的 CP 不是班草和苏末么，也不知道班草怎么就瞎了眼。」

苏末浅浅呷了一口茶，「快别说了，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。」

又有女同学说：「我有班草的朋友圈，前段时间不小心翻到了，我的天，整个人都长翻车了！不忍直视！」

「要说，还是路远征才是一匹黑马，谁能想到，当年的不良少年，现在竟然是赫赫有名远征集团的一把手啊！」

正说着路远征，路远征就来了。女同学花痴，男同学羡慕嫉妒，还不乏李瑾这样的家属，借着聚会的名义想蹭一波好感，求合作。

同学聚会，少不了喝酒，喝酒少不了吹捧说段子。女同学的话题都围着女神苏末，嫁给李瑾后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插花瑜伽健身旅行，活成了所有女生羡慕的样子。

男同学的焦点围绕着路远征，曾经欺负他、孤立他的男同学都恨不得现场跪舔求在事业上能赏个机会。

现场热闹，苏末提议，所有人走一杯。大家难得聚一次，都举起酒杯，唯独清扬举了一杯橙汁。

有女同学快喝醉了，要卸了清扬的橙汁，「这你就不够意思了！」

「我怀孕了。」清扬像一个胜利的女王，打出她的底牌，看现场谁还敢让她喝酒。一双眼睛水汪汪、含情脉脉看向李瑾，李瑾赶紧别了头。

现场的焦点突然聚焦在清扬身上，但也不过三秒钟的事儿，谁还没怀过孕，谁还没当过妈！不喝就不喝呗！

一伙人乒乒乓乓举杯撞来撞去，突然有人问：「清扬，你不是单身吗？怎么还怀孕了？」

清扬勾了勾嘴角，「我快结婚了。」

聚会快结束时，李瑾作为全场除路远征之外第二成功的男人，抢着去买单，才知道，唐韵餐馆就是路远征开的。

没买成单，见苏末带路远征来到吧台，介绍道：「路总，这是我老公，李瑾。如若业务上有合作，给个机会呗。看在当年抄作业的份儿上。」

一句话把路远征逗乐了，两边的嘴角弯得像荷兰豆，「不仅看在抄作业，还看在抄考卷儿的份儿上！」

李瑾赶忙伸手，紧紧握住路远征的手。余光对苏末刮目相看，媳妇儿不仅是学霸，还是慧眼识珠帮对了人的学霸！

聚会结束后，李瑾一路上都对苏末非常殷勤，期间清扬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被他摁掉了。

「公司有事么？有事要不你先去忙？」

「没事没事，让底下人去忙。不能什么事都找我，我变成给员工打工的了！」

「公司最近不是经营不太好么？财务还周转得过来么？」

唉，李瑾叹了口气，坐在苏末身旁，帮她揉捏肩膀，「明天我就去路总公司拜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会不会太直接？」

「你放心去吧，他欠我一个黄冈题库的情谊。」

李瑾心里乐开了花，他的公司真是要到揭不开锅的境地了，要是路远征能分一杯羹给他，那公司也就有救了。

「下周三你有空么？我约了梁医生。」苏末问。

「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」

苏末转过身，目光悠悠的，像含着半分委屈，「我知道这两年你想要个孩子，咱们也试过几次，都没成，我想着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，也放心。」

「咱们还年轻呢，检查这个干什么？」李瑾压根儿没往心里去，他都有孩子了，他还能有毛病？

「去嘛。」苏末的声音低低柔柔，眼睛像小鹿一样，李瑾就答应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

4

梁医生是苏末的私人医生，也是她的老朋友。梁医生安排了相关的医生，为苏末和李瑾做了检查。李瑾的检查相对轻松，回答了一些与性生活有关的问题。

从苏末检查后的面部表情来判断，苏末检查得不太顺利。

李瑾知道苏末非常排斥妇科检查，尤其是被扒开和窥探的感觉，以至于李瑾与苏末的性生活频率并不高，尤其是近几年，简直屈指可数。

李瑾悄悄想过，苏末会不会是性冷淡？但是自从他有了外面的生活，他就觉得，性冷淡也挺好，不然自己还应付不过来呢。

本想安慰苏末两句，但苏末强挽着笑说：「没关系，我没关系。」

检查完，李瑾说要送苏末回家，但苏末说：「上次给你煲汤的罐子你落在公司了，我们去取一趟吧。取完我自己回家就好了。」

李瑾一愣，清扬是他的秘书，办公桌就在他办公室门口，心里一慌，「我晚上回去给你带回去。」

「你说过好几次要带，可你都忘了。」苏末上了车，系好安全带，「怎么，你公司有什么小秘密不能让我知道吗？」

「怎么会！我的公司就是你的公司！」李瑾想了想，反正清扬最近在放假，也不怕她们碰到。

车停在公司楼下，两个人走进办公区，只见员工都在座位上拿着手机交头接耳，像是在讨论八卦，但什么八卦能让一整个公司的员工都这么兴奋？

李瑾也没留意，走向办公室，突然浑身一震，清扬正脸色惨白地坐在办公室门口。

避无可避，苏末看到了她。

「清扬，你也在这里工作吗？」苏末主动问好，「你是李瑾的助理？」

苏末回头看了看李瑾，李瑾愣在当场，十分僵硬地笑了笑，他知道以苏末温婉的性格，就算发现端倪了也不会现场爆炸。

果然苏末笑着说：「你可得对我的老同学好一点。」又转向清扬，「你脸色不好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孕期头三个月很重要呢，让李总给你放个假吧。」

清扬狠狠地看着苏末，又可怜楚楚地看着李瑾，李瑾目光严厉地瞪着清扬，让她不要轻举妄动。

苏末进办公室拿了保温罐，让李瑾专心工作，她先回家了。走之前余光瞥了清扬一眼，那噙着泪，满腹委屈的样子，女生看了都心疼呢。

手机嗡嗡嗡，信息不停撞进来，苏末打开手机，发现初中群里已经炸锅了。

原来所有人的 QQ 邮箱，都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，「清扬，水性杨花，怀孕待嫁期间，劈腿出轨，枉为人母，枉为人妻。」举报者，是清扬的男朋友，李肆。

李肆的举报有血有泪，声泪俱下。

在清扬与李肆恋爱的一年里，李肆给清扬租了高端凤凰小区，即使自己吃泡面，也要攒钱给清扬买 LV。

带清扬去欧洲旅行，照片为证，里面全是清扬一个人的靓照，为此李肆还专门报了单反摄影和 PS 课程。

无论自己过得多么紧巴，只要自己的小天使清扬开心就好。谁知就在清扬怀孕之际，她还劈腿富商。

证据就是一整个柜子的 LV、DIOR、HERMES，还有一张 12 周的 B 超单，已经可以看到小朋友的雏形了！

李肆请各位朋友，不要再与此恶妇来往；也请公司，慎重聘用如此品行低俗之人。

群里都在讨论，那个劈腿的富商是谁啊？好好奇他是怎么瞎了眼？会不会也是和长歪了的班草一样，是个中年油腻男？

群里一水的哈哈哈哈哈，没有人同情清扬。毕竟孕期出轨，这到底是有多饥渴。

苏末关了手机，打车回家。

5

办公室里李瑾气得想砸桌子，但是碍于脸面，只能妥善管理自己的面部表情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被捉奸，不是被苏末，而是被整个公司。

公司每个员工的内网邮箱都躺着清扬的实名举报信，好在信上并没有说她劈腿的是哪个富商。

李瑾连一分犹豫都没有就叫来人力主管，分分钟让清扬好好回家养胎，直到哺乳期结束都不用来上班。公司给放长假，基本工资照发。

毕竟按劳务合同，公司不能擅自开除怀孕哺乳期的妇女。清扬还想哭诉，被李瑾厌恶威胁的眼神吓回去了。

清扬被打发走了，李瑾坐在办公室只觉得胸闷气躁，这辈子只有他玩女人，没想到到头来竟被女人给耍了。

手机「滴滴，滴滴」地震动，全都是清扬发来的信息，「亲爱的，举报信是诬陷我的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别的男人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亲骨肉！」

不提孩子还好，一提孩子，李瑾觉得自己头上绿出了一片大草原。

清扬的信息不停在刷屏，李瑾心中烦闷，点了一支烟，又恨恨地掐灭了烟，到地库开了车，要当面问问那个婊子，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骗他。

一进清扬的家门，李瑾刚想兴师问罪，清扬哭得梨花带雨，扑通跪坐在李瑾脚边，哭着问：

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这分明是有人嫉妒我，在陷害我！我一颗心都掏给你，哪还来的其他男人！」

说着还摸出一把水果刀，抵在自己的脖子上，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！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死了算了！」

李瑾赶忙上前夺刀，原本不过是出轨，这万一闹出了人命可就不好了，「你疯了！」李瑾呵斥。

「我是疯了！我爱你爱疯了！才会愿意当你的地下情人，如今被人诽谤，你不仅不相信我，胳膊肘还往外拐！我不要活

了！」

李瑾压了一肚子火，还没发泄，反倒得过来安慰清扬，但看她哭得快昏死过去，情感又那么真挚，李瑾松了口，「你真是被冤枉的？」

「那当然！那举报信里的图片都是朋友圈、微博抠图，哪里有半个男人的影子？」

「你若不信，等我把你的孩子生下来，你可以去做 DNA 检测，若我说了半分假话，我立刻带孩子消失，永远不出现！」

李瑾听了觉得这倒是个办法，反正对自己也没有损害，但看着眼前这个被污水泼了的女人，心里还是有些膈应。随便安慰了两句，让她歇下，便先走了。

随后的一周李瑾都没去看过清扬，倒是回家变勤了，踏踏实实坐在自己家里，喝着苏末煲的汤，细细品去，苏末的厨艺水平日益精进。

平心而论，李瑾接触过的女人中，还就数苏末最出挑。

男人啊男人，家里明明放着这么好的老婆，但又架不住外面花花世界的勾引。男人们想的都是，家里一片和谐，外面一片春光。

若不是清扬怀了孕，李瑾还从未动过离婚的念头，还好这一步还没迈出去。

这一日李瑾回到家，没见苏末像往常一样迎出来，李瑾走到卧室，苏末正坐在床边，一脸慌张，床头的抽屉虚虚关着。

「回来啦？饿了吧？饭已经做好了，我去盛饭。」苏末就像往常一样一样温柔。

近来的李瑾因为被绿，格外多疑，「你藏了什么？在抽屉里。」

「没，没有。」苏末脸色一震。

李瑾不想再被绿第二次，立刻上前去开抽屉，苏末挡在抽屉前，怎么都不让开，被李瑾一把推到一旁。

滑，拉开抽屉。

李瑾如遭五雷轰顶。

抽屉里是上周的检查结果，女，苏末，所有检查均正常。男，李瑾，死精症，导致不孕不育。

「你别难过，医生说这个病虽然精子存活率极低，但也不是没有怀孕的可能，只要我们多努力，时间长了，也许就有了。」苏末安慰道。

李瑾看着检查结果，心里燃起一股愤怒之火，恨自己竟然不孕不育？这对男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恨那个臭婊子果然在骗自己！亏自己刚给她转过去 5 万块产检保胎费！

「我不给你看，是怕你难过。」苏末握住李瑾的手，「就算这辈子没有孩子，也没关系，你不要有太大负担。」

李瑾觉得自己真是脑子被驴踢了，家里放着这么好的老婆不要，还去外面寻找青春，找活力。

他拿着车钥匙，一言不发出了门。直奔清扬家，进了门二话不说掐住清扬的脖子，「你竟敢骗我！」

清扬被掐得说不出话来，瞪圆了眼睛，伸出了舌头，四肢踢腾捶打，但李瑾力气太大，她就像一只被提起来的小鸡。

「你不是想死么，我亲手弄死你！」李瑾目眦尽裂，没想到这婊子敢明目张胆欺骗他。

眼看着清扬就要昏厥了，李瑾才松了手。清扬摔倒在地上，拼命喘气，「你疯了！」

李瑾恶狠狠地指着清扬，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，弄你一次脏一次手。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！」说着把家门钥匙卸下来，扔在清扬的脸上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清扬懵在地上，还不明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突然有人敲门。清扬以为是李瑾回来了，赶紧去开门，没想到门外是三个粗壮的汉子。

「你是李瑾的姘头吧？李瑾欠我们的钱，他说你来还。」为首的大哥说。

「什么钱？」清扬彻底懵了，「我，我不认识他。」

「你不认识他？你不是他的助理，公司都破产了你不知道？」
汉子明目张胆走进屋子，坐在沙发上，「他欠我们的钱也该还了。」

手在茶几上一划拉，玻璃杯都摔在地上，碎成一片，「不还钱，就像这杯子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们快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」清扬的声音都在颤抖。

为首的大哥起身，大摇大摆出了屋子，临走前回头说：「过两天，我还来。」

清扬再拨打李瑾的手机，却怎么都打不通。她知道公司这两年经营不好，李瑾也借了钱来周转，但没想到已经到了这副局面！这房子怕是不能住了，孩子也不能要了。

6

清扬做流产手术时，流尽了眼泪。悔自己看错了人，恨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。

无痛手术当下是不疼的，但麻药劲过去后，肚子里就像有一台挖掘机。

清扬醒来时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觉得孤单又荒唐。护士说有人来看她，正在前台登记。清扬鼻子一下就酸了，以为是李瑾来了，没想到推门进来的是苏末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替李瑾来看看你。」

清扬警惕地看着苏末。

「你放心，他还不知道，你刚亲手打掉了他的孩子。因为他根本不相信，那个孩子是他的。」

「是你！都是你干的！那封邮件是你发的！」

苏末弯起嘴角，笑起来像一只狐狸。

清扬歇斯底里地问：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把他圈在你身边？我要告诉李瑾！他爱的人是我！你毁了我们！」

「你们？对了，你要结婚了？」苏末轻哂了一声。

「你以为做他的助理，和他厮混在一起，就能嫁给他，转身从打工仔变成老板娘？这个路数我十年前就玩过了，而且玩得比你。」

「顺便告诉你，在你之前，还有小三，小四，小五，你连名号都排不上呢。如今公司要破产了，你若真爱他，怎么不分担他的债务？不把他的亲骨肉留下来呢？」

清扬气得脸色惨白，躺在床上，「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栽的树，不喜欢别人来摘果子；我的男人，也不喜欢别人惦记着。从前是这样，今后也是这样。」苏末说完，起身走出病房。

清扬在身后喊，「苏末，初中时校长收到的那封信，是不是也是你写的？！」

苏末回头，温柔地看了清扬一眼，反问道：「你说呢？」

李瑾的公司彻底垮了。

虽然攀上了路远征，上了同一条船，以为此后就算不吃肉，光喝汤也能把公司再转起来。万万没想到业内大佬也有赔本的时候。

李瑾把公司最后一点元气都赔了进去，账面上再没一分钱。

在办公室抽完了一包烟，整个屋子烟熏缭绕，远远望去像是仙境。办公楼租金也拖了三个月了，业主已经通知，限时马上搬走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办公桌上还放着苏末已经签字的离婚协议书。

李瑾问苏末：「为什么？」

苏末说：「公司经营我没有管过，你的账目我也没有管过，如今公司这么大的债务，你不会让我和你一起分担吧？」

苏末一直都是温婉持家的弱女子，李瑾已经深陷浑水，确实不该再拖苏末下水。可是他舍不得，尤其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

事，苏末就像他心里温柔却坚韧的光。

李瑾还想坚持，但是接过离婚协议书，上面用铅笔写着好几个女孩子的名字，其中包括清扬。李瑾这才明白，原来苏末早就知道了。

李瑾瘫坐在椅子上，觉得自己真是混账王八蛋，连求饶的话都不配说。

7

唐韵餐馆里，路远征为苏末倒了一杯茶，「李瑾公司的资产都转移到你名下的几个公司了。」

苏末呷了一口茶，「还是你手法精湛。」

「不过我不明白，那个男人有什么好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给他机会，直到现在才离婚。」

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离开了这个男人，再找下一个男人，不过是把同样的故事重演一遍。哪个男人不偷腥呢？还不如种树乘凉，收割果实。」

苏末的杯沿碰了碰路远征的茶杯，「谢谢你。」

「谢什么？主意都是你的，我就是帮你落实一下。况且我不是欠你一整个黄冈题库么？」

苏末被逗乐了，那都是小时候的戏称了。

还没上小学时，苏末和路远征住在一个大院里，两家的父母都在吵架闹离婚，两个小朋友像霜打的茄子。

苏末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一套黄冈题库，两个人连题干都看不懂，但是苏末说，就是因为看不懂才要绞尽脑汁看，这样子就听不见他们的争吵了。

果然，当聚精会神进入自己的世界时，就听不见外面世界的纷争了。

后来路远征的父母先离婚了，路远征被母亲带走了，过了7年，路远征又被扔回给父亲，因为母亲要嫁人了，对方觉得路远征太拖累。

那时苏末已经上初中，纤细高挑的身形，白皙的皮肤，温婉的性格，再加上一骑绝尘的学习成绩，成为班里的宠儿，还传出了与班草的绯闻。

传的人多了，苏末每每看到班草都会小鹿乱撞，脸红心跳。也许这就是毫无光彩的成长里，唯一甜蜜糖果。

路远征插班来的时候，苏末情窦初开，和班草的绯闻传得正盛。

路远征是班里最黑最矮学习最差的男生，坐在角落垃圾桶旁边，连女生都能欺负他。

苏末和路远征天然被同学们隔在教室的两端，他们的目光穿过人群常常相遇，但却没有人先开口说话。

直到路远征和校外混混打架，打破了对方的头，才扭转了局势，老师问他为什么打架，他死也不说。

老师让叫家长，他说：「我没有家长。」目光阴狠，独自一人顽强抵抗着世界的恶意。

从此之后，苏末总是偷偷在路远征的抽屉里塞黄冈考卷。

后来苏末收到了路远征回的一张纸条，纸条里是班草和清扬的字迹。

清扬问：「大家都说苏末喜欢你，你喜欢她吗？」

班草答：「我看见她就烦，我喜欢你。」

苏末把纸条揉成一团，眼里沁出了泪水。是难以言说的耻辱。

不多久，校长就收到了校外混混的声讨信，班草转学了，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来。

唐韵餐馆里，路远征调侃道：「谁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？主要是你看人的目光太差，小时候是这样，长大了还是这样。」

「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哪还有理智再去分辨，是好是坏？」

苏末并不服气，她喜欢班草的时候，是真心的；喜欢李瑾的时候，也是真心的。只是日久见人心，她的心也就凉了。

「你为什么不看看眼前人？」路远征半玩笑，半认真，眼睛里藏着火，藏着欲望。

路远征没有告诉苏末，初中时在校外打架，是因为他发现那个混混和别人吹牛，说苏末是他女朋友。路远征二话不说，捡起砖头就拍了上去。

「我们不是一直，守望相助么？」苏末看向路远征，「你不觉得，黄冈题库的情谊，比男女朋友，比婚姻，比情人更牢固么？」

路远征笑了两声，手掌熟稔地揉了揉苏末的脑袋，苏末顺势靠在路远征的肩上，路远征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路远征身边不乏女人，也不缺女人。但他始终没有固定的女朋友，更别说结婚。因为在他心里没人可以取代苏末。

但是他却绝不会和苏末结婚，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婚姻的不堪一击。他们情愿在围墙外，牵着手，走一圈又一圈，这是谁也无法取代、无法打败的黄冈情谊。

该盐选专栏共 17 章，94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荒唐的爱，不欢而散

小呀小猫咪 等

共 17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发布于 04-23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